

推荐文章

-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 青萍：创建“美德网络...
- 高桥进：论现代日本的...
- 李景源等：论生态文明
- 易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 周全德：网络不良信息对...
- 王琴：“网婚”现象告...
-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 韩东屏：道德的基础不是...
- 卢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 孙君等：领导干部“人...

热门文章

-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 中国伦理学会第六届理事...
- 《中国应用伦理学2003—...
-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 李伦：自由软件运动与...
- 林桂榛：性行为伦理限制...
-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 王琴：“网婚”现象告...
- 衡孝庆：西方传统伦理思...
- 易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 高桥进：论现代日本的...
- 卢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 翮人：史论纵横通古今...
-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 中韩第十三次伦理讨论会...

首页 → 应用伦理 → 经济伦理 | 应用伦理

方钦：什么是经济哲学？

作者：方钦 阅读：129次 时间：2006-1-26 来源：思与文网刊

什么是经济哲学？

方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旨在提出关于经济哲学的问题。本文从经济哲学的定义出发，解释了什么是经济哲学；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明确了经济哲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最后，本文把寻求经济哲学的方法诉诸传统。

【关键字】哲学 经济哲学 价值 价值判断 节制

经济学家究竟应该做什么或究竟能够做什么？这是一个必须由经济学家自己回答的，而且经济学家自己应当能够给出答案的问题。在此我们并不是想提出实证的与规范的经济学研究界分问题。因为我们注意到的是更为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越来越脱离实际，经济学研究沉溺于抽象模型建构，似乎经济学家要面对的仅仅是数学模型而不是现实社会。经济学家面对现实的无措、乏力，是有违一门社会科学的职责的。因此，我们提出经济哲学的问题，经济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经济学家该如何去思考现实。首先，我们从理解经济哲学的定义出发。

一、什么是经济哲学

关于经济哲学的定义，在许多学者看来是个复杂却又简单处置的概念。有人认为经济哲学“处于哲学和经济学交叉地带”，研究的是各个经济形态的“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1}。与此相反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所谓部门哲学，就是对世界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2}。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似乎中立的看法：“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3}

看到以上国内对经济哲学教科书式的讨论，不得不认为这是经济学自身的悲哀：她已如此远离了自身的伟大传统。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今天人们已开始越来越怀疑具有唯科学主义倾向的经济学的合理性，转而开始关注经济学的伦理乃至哲学纬度。^{○4}也正是因为如此，问题开始变得急迫起来：什么是经济哲学？

“经济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哲学，是人们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5}这段话，可以认为是对经济哲学较浅显的说明。事实上，经济哲学不是新兴学科，也不是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学的根源，是经济学的应有之意。

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皆分化自哲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概念是严格的，明确的和普遍被接受的等等，只要得出结论的推理方法在人们（至少大多数与此有关的人）中间得到一致赞同，才有可能建立一门形式的或经验的科学”^{○6}。然而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虽获得了独立，却仍必须紧紧扎根于哲学的基础之上。因为，在一切社会科学中，我们在关注那些具体的专业对象之外，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存在一种目的性的欲求，“意识到支配我们的一切行为的正确性”^{○7}，这是一种见解而非知识。例如，在研究消费者行为选择这一专业问题时，经济学家们都有意或无意地暗藏着对改善人自身的生存状况这一目的的欲求。仅对于消费者行为而言我们拥有诸多的研究方法--经验的或形

式的；○8而对于改善人自身之生存状况，经济学家们却迷糊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在这时，许多经济学家开始选择逃避的办法。正是在这里，经济学寻到了其属于"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即哲学的一部分"○9。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知道了经济哲学就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在构建起自身的科学大厦时的基石。

因此要理解经济哲学，我们必须理解哲学。这也是为何前文中称那些对经济哲学的定义乃教科书式的原因：即未理解哲学，也未理解经济学。什么是哲学？"哲学"：φιλοσοφία，这是古希腊人对哲学一词的写法，词根为σοφία，意为"智慧的人、贤者"。然而，似乎还是赫拉克利特的残篇第三十五中那句话更容易让我们理解哲学的涵义：爱智慧的人应当熟悉很多事物。○10这句话可以对应于数千年后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11是的，我们可以停止学究式的考古了，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哲学就是"寻求普遍性的知识，寻求关于整体的知识"○12。

因此，哲学在于对一切事物的探求○13，以此寻求真理。然而人们或许能对整体（一切事物）有一种见解，却难以取得整体的知识，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无法把握某一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旦我们正确地理解并很好地处理了这方面的问题，一种见解便转化为了知识，一门科学便从哲学中出现了。

在我们如此理解了哲学之后，我们便可以找到经济哲学的概念，其来源于经济学中怎样都无法甩脱的哲学式的思索；来源于将扎根在经济学理论深处的见解转化为知识的尝试；来源于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对经济事务性质的理解。在此，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由列奥·斯特劳斯对于"政治哲学"这一概念的阐释中获得对于经济哲学的定义。经济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经济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经济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14。

可是，当我们提出经济哲学的定义之后，我们发现这远未达到我们的目标。无论从什么方面来看，当代的经济学已经远远悖离了经济哲学，以致于仅仅提出--更确切地说，应当是重申--经济哲学的概念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是一种属于18世纪的迂腐：对于任何实际的经济问题都于事无补。

因此，我们还需要强迫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去考虑一些他们总是在回避，或者说总是在推脱--超出自身的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莱昂内尔·罗宾斯自信地写下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15之后，尤其在他将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于回答"人们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如何受制于手段的稀缺"○16之后，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去理会的问题了。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将自身围进了实证主义的牢笼。但是"社会科学所涉及的是精神事件的参与，而以神入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当然是一种不同于想要或能够解答精密自然科学的公式的任务"○17。当经济学家在自信地写下 $\text{Max } U=f(X), s.t.$ 时，是否真正地以及正确地意识到了这公式背后的种种假设了呢？是否意识到这些假设不仅仅是对于客观事物，还包括种种人的生活以及人自身的假设呢？是否意识到当这些假设面对人类自身时其必然牵涉到对人类所处的整体性环境的理解呢？当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并认真思索、探寻这些问题时，便进入了经济哲学的思考；也只有当经济学家进行这样的思考时，经济学才真正回到了其本真：关于人的社会科学，数学公式才会消除那僵化硬冷的外表。连罗宾斯自己都不得不承认：经济学家若仅仅是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碰巧不是天才……，便是个可怜虫。○18

在这里我们真正地进入了争论的中心：经济学家是否应该去理会这样的思考呢？在当代的经济学理念中，回答显然应当是否定的。去进行这样的思考，去了解一切经济事务的性质，去认识正确的或完善的经济制度，显然有悖于自马克思·韦伯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任何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都在于对实在进行经验的因果分析，揭示事件固有的和可能的联系。○19是的，如同政治哲学、法哲学乃至历史哲学一样--当然，经济哲学更迅速、也更彻底些--经济哲学衰败了，并且较之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更为严重些，其似乎已经从人们的头脑中被抹去了。以致于今天的人们突然发现了一门"新兴学科"：经济哲学。因此，在被唯科学主义与实证的唯理性主义笼罩下的今天看来：经济哲学既非科学，亦非历史。更确切地说，仍是那种观念：经济哲学属于前现代时期思想家头脑中不成熟--不科学、不理性--而在如今看来则是迂腐的概念，没有存在的理由。由此可见，重申经济哲学的定义确实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问题不在于定义本身，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概念是否必要。换句话说，经济学是否需要对在经济现象的因果逻辑分析之

的思考，是否有必要获得这些关于经济事务的性质以及完善的经济制度的知识。在此我们必须而且应当表明我们的立场：这是完全有必要的。我们在此并非意欲让每个经济学家都成为哲学家--如果这样来理解便是曲解了我们的意图，这样的想法是荒唐且可笑的。但是我们明确反对这样的观点：……认识所意欲的东西本身的意义。……按照一般专门化的劳动分工，这个任务至少部分地落在专业经济学科的范围以外：这是社会哲学的任务。○20因为韦伯自身也认识到：我们无法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无前提的”研究阐明什么东西对我们有意义。相反，确定某物的意义是它成为研究对象的前提。○21是的，经济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是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在我们未获得对于这些经验现象的一种理解之前，我们怎么能够对其进行逻辑的和实证的分析呢？无视现实而盲目地崇尚于科学与理性的力量，其结果必然是令人恐惧的，社会科学道德价值的沦丧在二十世纪已经并且在这个世纪仍在造成可怕的灾难。然而，当我们面对眼前的经济现象时，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价值判断。你有选择的权利，却没有不选择的权利--萨特这句名言是对“价值无涉”原则在社会科学领域泛滥的今天最有力的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奉所谓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一种道德败坏，“观察社会或人类现象而不是提出价值判断的习惯，对任何偏爱的事物都具有腐蚀的作用”○22。因此，经济哲学的问题现在可以归纳到价值判断的问题上来。而对于价值判断，我们有比重申经济哲学的定义更大的困难要去克服。

二、价值判断与价值无涉

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先澄清一些概念，以使我们的论述不致于因概念混乱而乏力荒谬。首先会被提及的当然是所有学者最容易注意到的那个词：价值。事实上，对于此词我们同意李凯尔特观点：“价值自身究竟是什么，这当然无法在严格的意义上得到‘规定’。但是这仅仅在于涉及到一个终极和非衍生的概念，我们利用它来思考世界。”○23也就是说，价值是对象（object），“我只能谈到对象，而不能用语词说出他们来。命题只能说事物是怎样的，而不能说它们是什么。”○24但是价值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价值，我们便不复‘生活’，这就是说，没有价值，我们便不复意欲和行动，因为它给我们的意志和行动提供方向。”○25所以，在这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给价值一个这样的说明：价值“既指的是愿意选择的事物，也指的是作出这种意愿的原则”○26。至于“价值判断”，我们完全可以继承已有的观点，认为在本文中价值判断指的是：关于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是卑下的或是正当的评价。○27因此，价值判断事实上“是对具有独特性质的对象采取一种态度，一种评价的态度”○28。

现在可以回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来，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的研究在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同时，绝对不能--也无法--排斥价值判断；并且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价值判断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价值无涉则是力图遵守的原则。当经济学家正视价值判断的问题的时候，必然需要将经济学上升（回溯）到经济哲学的层面，否则他将惘然无措。“不形成价值判断而去研究社会现象，即一切重大的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29然而这浸透着古典人文情怀的声音显然是被湮没在现代科学精神之下了。因为经济科学“所重视的只是，作为规范的实际绝对命令的有效性和经验事实命题的真理有效性”○30，“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可以是获取揉合在一起的规范和理想，以便能从中推演出可用于实践的处方”○31。然而，当经济学家们如此推崇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忘却了他对价值关联（即价值判断）的重要意义的解释。○32在韦伯那里，价值判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是在我们的兴趣唯一地专注于一种一般现象在为存在而进行的物质斗争中所具有的意义的范围和时限内，这种现象才保持其“经济”现象的性质。○33一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的显著区别就在这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自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一开始起就不可避免地戴上了价值判断的烙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也无例外地具有这个特征。而这是与社会科学的特殊研究对象分不开的，“它研究的不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它研究人的行为，它的目的是解释许多人的行为所带来的无意的或未经设计的结果。”○34因此，当经济学家面对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所呈现出来的林林总总的经济现象的时候，有谁能断言说自己能够把握这些现实背后的一切实质呢？同样是交易行为，有人注意的是厂商，有人注意的是消费者；同样是货币，有人注意到其代表的财富，有人注意到其带来的效用；同样是均衡，有人注意到供给，有人注意到需求。我们能确知部分，但难以掌握整体。人们无

法绝对地掌握实在的一切特征。在人们头脑中认识的实在--从而在思维中形成一个理论形态--总是指向他们所意欲认识的实在，从中概括出的特征也总是他们兴趣所指向的特征。由此而生成的理想类型--用经济学家所熟悉的话说，即模型--绝对不是对经验实在完美无缺的镜像，其总是暗含着观察者的主观选择在其中的。因而，客观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的。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现实难以被简约为单纯的规律，难以被一个普遍使用的公式来完美地概括。这不是说人类社会不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终极真理--相反，这是我们唯一能确知的，我们拒绝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而是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我们无法如自然科学般精确地定义真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所以，我们只能无限地接近真理。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式，离具体的社会现实的差距便越大。而此时若要强求社会现实与公式相一致--这正是大部分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所在--让现实去符合公式，而不是调整公式以更利于解释现实，那无疑是把社会现实塞入了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之床。35：社会科学的全部尊严在这种市侩作风下丧失殆尽。

所以，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此时反对的声音会立即响起。既然价值判断渗入了我们的理想类型之中，渗入了我们自认为客观的抽象思维之中，是否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正确地处理社会现实了呢？如此强调价值判断，是否会混淆社会科学的研究呢？对于第一个疑问，多虑是不需要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对此问题的否定回答。价值判断不仅不是毁坏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其更是巩固了社会科学的根基--源于社会实在、源于人本身。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认识并从中提取出研究的对象这一过程虽以价值判断为前提，但这一前提也是联系理论合理性与解释社会现实的有效性之间的纽带，不至于因刻意追求理论的完满而扭曲现实。而对于第二个疑问，因为存在这样的认识：价值判断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无数种价值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对待世界的观念，因而拥有独特的价值理念，不同的价值理念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而这种冲突是无法用理性的方法去解决的。那么，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岂不会使得我们面对社会现象无所适从吗？这岂不是会破坏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吗？这岂不是使得对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吗？然而这样的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社会科学认识的科学‘客观性’依赖于下面这个事实：经验的所与虽然始终为人调向唯一使它们值得认识的价值观念，并因它们所具有的源于这些价值观念的意义而被理解，但是决不会被做成这些观念在经验中无法得到其有效性证明的支柱”。36。价值判断的“诸神之争”不能成为摒弃价值判断的称心理由。并且也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一点可能带来的混乱，我们也从不否认价值无涉原则的重要意义。“价值关联和价值解释的有效性只限于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作经验的因果分析。”37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当我们对选择的现实作科学分析时，应当强调价值无涉的原则。逻辑的、客观的科学分析应当尽可能地--因为我们知道，绝对地排除是不可能的--排除主观判断的干扰。在科学的因果分析过程中，听任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通过客观地推演--而妄下结论，是一种主观臆断，其作用经常是有害的，产生误导的结果。这不仅是韦伯所忧虑的，也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强调的依旧是：“正确的答案--客观上有效的答案，可以根据逻辑的规律或原则来确定，但问题的提出则取决于一个人的兴趣所向，也就是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决于主观原则。现在正是兴趣指向的方向，而不是逻辑，提供了基本答案。”38

因此，价值无涉的原则与价值判断的事实二者针对不同的问题，是互不冲突的。然而问题的核心却似乎并不是在这里。似乎，我们好像大可以认为：既然价值判断作为无法避免的事实，那其出现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因而我们可以不必理会；而价值无涉的原则却是我们的工作中要努力遵守的，因而是我们着重所要关注的。更进一步地说：关注价值判断显然是超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的。现代社会科学的误区就出现在这里，而以经济学尤甚。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是没有作价值判断--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无视价值判断。同时，他们对价值无涉则持教条式的遵奉态度--所谓的绝对的价值中立。这种态度，即便不是一种道德败坏，也是道德虚无主义。

我们并不是强求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试图在价值判断中发现对错是一种科学的愚昧。因此认为价值判断不属于专业领域是说过去的，这根本不是专业领域的问题，这是道德的问题。无视价值判断比不作价值判断更为恶劣。不作价值判断，意味着无法真正研究社会实在，其可能除了构建自己的空中楼阁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而无视价值判断则实际上是对自身采取了道德放任的态度。在提取研究对象时无视价值判断，把一切摆在“中

性”的位置上--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无好坏之分；而在作因果逻辑分析过程中无视价值判断，却导向主观臆断--凭借自身暗含的兴趣指向来指导结果。这不仅是泯灭自己的人格，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一个专门化时代中的所有文化科学研究，一旦它们通过提出特定的问题指向既定的材料，建立了它们的方法论原则，就会把加工材料看作目的本身，而不是继续有意识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更没有始终意识到这种认识价值是植根于最终价值之中的。”³⁹这正是无视价值判断的后果之一，将手段目的化，将用来解释社会的科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这一点表现在经济学上，便是数学的滥用。

经济学中引入数学方法本来是一场革命，而如今则成为人们厌恶经济学家的理由--经济学家用数学肢解社会。⁴⁰而经济学家们则沉浸于追求数学公式的完满所带来的荒诞的快乐之中不能自拔。越来越完美的数学运用意味着他们越来越远离社会。经济学似乎再也不能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对待了--似乎有许多人正是如此愿望的。这里我们需要申明的是我们不反对数学方法，但我们明确反对沉迷于数学，并自认为做到了价值中立的科学分析而无视价值判断的作风。我们不反对利用数学公式，但鄙视对待数学公式目光短浅的作法：无视数学符号背后的意义。哈罗德中性和希克斯中性的差别难道仅仅在于A字母的位置不同吗？⁴¹斯拉茨基替代与希克斯替代的区别难道仅仅在于购买力与效用的不同吗？⁴²只注重公式本身，淡漠公式背后的意义，进而淡漠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这正是经济学家遭到质疑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重申经济哲学的目的所在。数学工具本就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手段--而且可以认为是相当好的手段--而引入经济学的，而经济学家却执迷于数学本身，乃至数学公式的推导似乎成了经济研究的主要目标。而真正的目的--对社会经济现象、经济制度的解释--却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上。如此，当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的模型时，人们却怀疑“这一公式似乎是用未证实的假定来解释一切令人感兴趣的问题”⁴³。因为，数学命题不表达思想。⁴⁴人们看不透那复杂的数学公式究竟想说明什么，在经济学家看来漂亮的数学模型对其他人却什么也不是。过分地追求模型的建构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弥诺陶洛斯（Minotaur）⁴⁵迷宫。“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得到的并非数学命题；或者说，我们应用数学命题只是为了从一些不属于数学的命题推论出另一些同样也不属于数学的命题。”⁴⁶

从数学的滥用我们便可以认识到，忽视了经济哲学、无视价值判断已经对经济学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面对现实，却缺乏对现实本身的理解；我们面对我们兴趣所指向的对象--其将成为我们特定的研究对象，却无视对象的特殊性；我们面对意欲的部分，却将其看作是现实的整体来对待。以偏概全，却认为如此才真正做到了客观、科学。经济学研究中这样的风气已经致使经济学研究的不科学。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结论是科学的，是正确无误的，是可以“证实”或不能“证伪”的。经济学家无休止地陷于这样的争论中。无视逻辑分析的前提，又怎么能妄言正确与否？更何况还想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只有了解了我们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再检验逻辑分析的正确性，最后才能得出结论：在何种条件下，这样的结论是科学的，因而对于符合这类情况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经济分析是有解释力的，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即便在这时，我们也不能下结论说，这样的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人们并不是在某些点上完全确实地知道真理。不是的。完全确实性只是人们的态度问题”⁴⁷。

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价值判断在对科学地进行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从而我们也证明了以处理价值判断为重要内容的经济哲学的必要性。但是，有人又会声称：如此说来，我们并没有无视价值判断，忽视经济哲学啊？虽然我们并不如此称呼其为经济哲学，但我们确实已经意识到了，所以经济学正在谋求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心理学--的合作，以处理这些问题。是的，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让从前门进入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价值判断，却从后门进入了这些学科：这些价值判断来自被称为精神病理学的当代社会科学的附加物”⁴⁸。当哲学越来越走向“终结”，而“思”之任务却始终无法确定时，这样类似的对经济哲学的误导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为了回到经济哲学的正确道路上来，我们求诸传统。

三、经济哲学的传统

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被认为自亚当·斯密之后正式建立，而经济思想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正是在古希腊的哲学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思想是如何从哲学中发生的，如何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开始出现的。那里，是经济哲学的诞生地，也是经济学的发源地。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自苏格拉底开始将目光注意到人自身上来，“人是万物的中心。古希腊人极其重视个人做出合理决策，并使人类幸福最大化的自我管制能力”^{○49}。正是在这种对人自我的关注中，古希腊人发现了一种紧张关系：人的欲求的无限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50}正是在这之中，出现了最为朴素的经济思想（经济哲学）。

Sophrosyne, 节制，古希腊人的四大美德之一。^{○51}也是经济思想的源头。什么是节制？节制是指对欲望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52}用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而言：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53}正是由此，柏拉图阐述了其著名的概念：正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朴素的分工理论。“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54}简言之，正义意味着“各司其职”。柏拉图发现，每个人在对自身的欲望的控制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不一致的，这体现了一种现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导致专业化，导致分工。^{○55}节制的观念，延续到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那里，“那个高地牧羊人是节制的”^{○56}。而作为斯密经济理论基石的分工，其“强调的一面是生产率的改进，而这种提高来自于专业化”^{○57}。“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58}但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并非本质上的，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如此而发生的经济思想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出现了某种近代意义上的特征。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思想不再是滞留于政治哲学领域，同时也出现在伦理学--关于道德与幸福--的领域。正如在斯密那里，经济理论是作为其更为宏大的体系--道德哲学的体系--的一部分而出现的。

伦理学，在古希腊人那里“是关于人间事务的哲学（hee peri ta anthroopeia philosophia）或称人事哲学，是关于实践或选择”^{○59}。这里，出现了关于行为选择的思考。而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以及处理这类关系的实践之中，升华出了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目标：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60}这就是我们如今的社会科学所应当追寻的目标，也是经济学所必须遵循而不能悖离的价值目标。在这种善的目标指引下，体现到人的行为中，便称为“幸福”：幸福就是生活优裕、行为优良的观点和这一原理（即善的原理）完全符合，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规定为某种优裕的生活和优良的行为了。^{○61}其中特别的，“例如荣誉和财富，无疑地可以作为‘工具’对幸福有所‘贡献’”^{○62}。因此，《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专门讨论了财富方面的慷慨。^{○63}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于财富的观点：所谓财富就是一切其价值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在财富上的过度就是浪费，在财富上的不及就是吝啬。……一个浪费的人就是毁灭自己。^{○64}难道还未发现？这就是节制美德的外化。一个人能对财产最好地使用（在我们看来即最优化），也就具有了在财富方面的德性（在古希腊人那里最优化是对人的优秀品质的遵守），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经济人”的雏形在有道德的人那里出现）。^{○65}并且，关于“分配”与“交往”则是“关于部分公正以及与此相应的公正事情”^{○66}。

在古希腊，正是在这种对于人自身的哲学关注中逐渐发散开去，产生了对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经济事务的性质的理解，这就是经济哲学的方法。这样的传统可以看到一直传承到亚当·斯密那里。这一点，只要从《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关系中便可以发现。《国富论》建构的经济理论体系中，贯穿着一种努力：试图了解经济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经济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这是经济哲学的传统。“亚当·斯密着手定义和解决的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是个人同国家的关系问题和国家在与其成员关系上的适当作用的问题。”^{○67}《国富论》的哲学背景扎根于更为宏大的体系--斯密一生都想完成这个体系而终未能如愿--之中，属于更大的整体--即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经济人”与《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人”是相同的。二者都是自我利益的动物。^{○68}斯密的伦理学是自我控制和自我依赖的，他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也正是这样^{○69}。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70}，“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71}。然而，这种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是与道德原则相一致的，是符合最终的善的目标的。因为存在着同情与怜悯对自我的约束，人的行为符合自然的和谐--尽管人们自身总是不自

知。○72

在斯密的思想中，我们难道没有常常发现古希腊哲人的身影？正是在这些命题之上，在经济哲学的思索之中，经济学的大厦开始奠基了。也正是在那一刻，经济学向摆脱这一根基的方向发展。○73而如今，当我们重申经济哲学时，我们回到那里，去寻觅她的身影。

四、结论

我们已暂时到达任务的终点：我们试图掌握了经济哲学的定义；明确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寻找一条重回经济哲学的道路。

我们必须重申的是：经济哲学没有要求经济学家成为哲学家。这是荒诞不经、不切实际的想法。经济哲学也不是要求经济学家回到前经济学那样的状态，这是幼稚的理解。经济哲学提出的要求是：我们是否能像前人那样来思考我们面对的世界。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个态度问题。经济学家已太久太久遗忘了一些东西：终极意义的价值目标。须知这是经济学的根基，对此的背叛将使经济学理论成为空中楼阁。

值得欣慰的是，经济学还未因此而颠覆。因为毕竟大多数经济学家仍旧不会因为垄断市场的第一类价格差别所导致的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与完全竞争市场一致而拥护垄断。然而，为求证“减少失业人口的方法是增加就业岗位”这种简单结论而诉诸数十个导数、偏导的数学推导的博士论文这种无聊的作法，却大大降低了经济学的尊严。

经济哲学拒绝将经济学贬低为一门技术或手艺；经济学家应当拒绝成为如面包师傅、水泥匠般的技术工人。因此，经济哲学坚持作为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的经济学立场。所有懂得这一点的经济学家都应当认识到：

你能战斗，希望，甚至信仰，而不是以科学的方式信仰。○74

2003年4月12-13日写毕

2003年4月17日输入、改毕

2003-4-19日校毕

注释：

○1钟国兴：《经济哲学的定位问题》，光明日报http://www.gmdaily.com.cn/0_gm/1998/04/19980403/GB/17651%5EGM5-0306.htm

○2刘敬鲁：《经济哲学需要研究的三类问题》，光明日报，2001-10-23，<http://www.cReader.com>

○3于文军：《经济哲学的学科归属（观点）》，人民日报，2000年3月9日第11版，<http://202.99.23.245/zdxw/8/20000309/2000030988.html>

○4这方面可以参见如：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以及韦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纬度与道德基础》等。

○5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93页。

○6[英]以赛亚·伯林：《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周琪译，选自《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美]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9月版，第408页。

○7[美]利奥·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选自《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美]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9月版，第59页。

○8参见伯林的关于“普遍方法”的论述，同注○6，第407页。

○9同注○7，第59页。

○10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85页。

○11[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冯·赖特、海基·尼曼编，许志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11页。

○12同注○7，第60页。

○13对一切事物的探求，“意味着寻求上帝、世界和人的知识”。参见利奥·斯特劳斯：

《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选自《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美]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9月版，第60页。

○14参见斯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定义，同上，第61页。

○15[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第20页。

○16同上，第26页。

○17[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选自《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4-25页。

○18同注○15，第2页。

○19韩水法：《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概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汉译本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0页。

○20同注○17，第5页。要指出的是，韦伯这句话在其文本中并不失其正确意义。但我们往往片面理解了这句话在适当条件下的正确涵义。

○21同注○17，第27页。

○22同注○7，第63页。

○23[德]H·Rickert: System der Philosophie I, Tübingen, 转引自，韩水法：《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概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汉译本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8页。

○24[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版，3.221，第34页。

○25同注○23，第8页。

○26同注○7，第63页。

○27[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选自《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6页。

○28同注○19，第9页。

○29同注○7，第66页。

○30同注○27，第147页。

○31同注○17，第3-4页。

○32不得不承认，韦伯在解释“价值关联”时的相对主义倾向--尽管他自己否认这一点--使得他的理论容易遭人误解。

○33同注○17，第16页。

○34[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7页。

○35希腊神话，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是个强盗，开设黑店，拦劫过往旅客，店里有一张铁床。他把旅客身材高大的截短，身材矮小的拉长，以使他们的身材和铁床相等。

○36同注○17，第59页。

○37同注○19，第24页。

○38同注○7，第71页。

○39同注○17，第60页。

○40尤其当经济学试图将这种分析方法蔓延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时--被有些学者斥为“经济学霸权主义”，代表如，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等。

○41增长模型中生产函数： $Y=F(K,AL)$ ，这种形式引入的技术进步称为哈罗德中性；形式为 $Y=AF(K, L)$ ，则称此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

○42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替代效应理论。斯拉茨基替代指在价格发生变动，而消费者的购买力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发生的变动；希克斯替代则指保持效用不变时需求的变动。

○43[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10月版，第7页。

○44同注○24，6.21，第95页。

○45希腊神话，弥诺陶洛斯(Minotaur)，半人半牛怪物，被其父饲养在克里特的一座

复杂迷宫里，每年要吃7个童男、7个童女。

○46同注○24，6.211，第95页。

○47[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G·E·M·安斯康、G·H·冯·赖特 编，张金言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404，第63页。

○48同注○7，第66页。

○49[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杨玉生、张凤林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0页。

○50这一点从古希腊神话中人与神的争斗与和解中就可以看出来。

○51四大美德指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可以参见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相关论述。

○52参见《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 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4页注解○1。

○5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 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版，430E，第150页。

○54同上，433E，第155页。

○55值得注意的是，这可以认为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因为在苏格拉底那里，这种观念“所谓节制就是做我们自己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否定的。见柏拉图：《卡尔米德篇》，选自《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 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161B以下，第145页。

○56[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卢华萍 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75页。

○57[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晏智杰、刘宇飞、王长青、蒋怀栋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3页。

○58[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 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版，第6页。

○59参见《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苗力田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页注解○1。

○6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 译注，选自《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苗力田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1094a,第3页。

○61同上，1098b~15以下，第17页。

○62[法]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 译，段德智 修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266页。

○63参见《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四卷。

○64同注○60，1119b~25以下，第76页。

○65同注○60，1120a~5以下，第77页。

○66同注○60，1130b~30以下，第106页。

○67同注○49，第83页。

○68同注○49，第85页。

○69同注○57，第197页。

○70[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 译，胡企林 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版，第282页。

○71同注○58，第14页。

○72与此相对的是，与斯密同时代的，也同样受休谟极大影响的康德却与斯密的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幸福原则向道德提供的动机不但不能培养道德，反而败坏了道德，完全摧毁了道德的崇高，亵渎了道德的尊严”（苗力田：《德性就是力量--从自主到自律》，选自[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序），苗力田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页。）。因为康德认为：“德行的准则与个人的幸福准则就它们的无上实践原则而论是完全各类，远非一致的；他们虽然同属一个至善而使之成为可能，却在同一个主体之中竭力相互限制，相互妨碍。”（[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 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版，第124页。）现代哲学以康德起，而这里似乎体现出了现代哲学的一个特征。

○73这里出现的一个“思想变迁”问题，暂时不作为本文讨论的范围。

参考文献:

- 1、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 2、《现代政治思想: 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 [美]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 编, 商务印书馆, 1985年9月版。
- 3、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 人民出版社, 1997年5月版。
- 4、[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 冯·赖特、海基·尼曼 编, 许志强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年7月版。
- 5、[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朱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9月版。
- 6、[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 韩水法、莫茜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 7、[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贺绍甲 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年12月版。
- 8、[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 冯克利 译, 译林出版社, 2003年2月版。
- 9、[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厉以平 译, 商务印书馆, 1992年10月版。
- 10、[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 G·E·M·安斯康、G·H·冯·赖特 编, 张金言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2月版。
- 11、[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 杨玉生、张凤林 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8月版。
- 12、《柏拉图全集》(第一卷), 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 1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 郭斌和、张竹明 译, 商务印书馆, 1986年8月版。
- 14、[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 卢华萍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 15、[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 晏智杰、刘宇飞、王长青、蒋怀栋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版。
- 16、[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郭大力、王亚南 译, 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版。
- 17、《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 苗力田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 18、[法]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 陈修斋 译, 段德智 修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2月版。
- 19、[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 译, 胡企林 校, 商务印书馆, 1997年11月版。

文章来源: <http://chinese-thought.unix-vip.cn4e.com/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97>

上一篇: 托马斯·博格: “援助”全球穷人

下一篇: 托马斯·博格等: 在不公平中苦寻公正

责任编辑: cnecn

查看评论 (0)	打印本文	Email给朋友	返回顶部
--------------------------	----------------------	--------------------------	----------------------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限255个字符)

姓名: 共0字

内容:

发表